

■ 迺薩地處紅河南部，舊時稱為江外。圖為境內的「紅河第一灣」。

# 雲南 迺薩古鎮

談及馬幫，人們一般都會想到茶馬古道。而迺薩的馬幫卻與茶馬古道無涉。清代咸豐年間至20世紀40年代的漫長歲月裡，迺薩人組成的馬幫走出國門，將生意做到了東南亞，足跡遍及老撾、越南、泰國和緬甸等國。

因為馬幫，這個江外蠻荒之地較早接受西方文明，遺留下大量中西合璧、頗具特色的古建築；因為馬幫，這個地處江外邊陲的小鎮曾充滿西方氣息、繁華熱鬧而得「江外小香港」之名；也因為馬幫，遺留下了「出門漢子多」、「寡婦多」、「金子多」的傳說與現實。

■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吳燕飛 雲南紅河報道



迺薩位於哀牢山中、紅河南岸的一座山樑上，上世紀初以繁華聞名於世，被譽為「江外小香港」。如今，迺薩鎮是雲南紅河縣縣城所在地。儘管繁華已被歲月洗盡，曾經的輝煌也湮滅於雜亂的民居中，然而，徜徉在小鎮高低起伏、曲曲彎彎而又狹窄的街道，不經意中走過的一幢幢中西合璧的建築，掩藏於靜謐小鎮中寧靜生活的馬幫後人，守望了一輩子的「馬幫紅顏」，卻彷彿默默地訴說着那一段歷史。

## 中西合璧建築成大觀

「東門馬幫古城」是現今迺薩的一個旅遊景點，包括6幢單體建築在內的這群古建築，雄踞迺薩東坡，登臨樓上遠眺，東部群山

和山下波濤滾滾的紅河峽谷一覽無遺。該建築群始建於民國初葉，尤以中西合璧的姚家大院和錢二官迷宮大院最為典型。姚家大院整體風格以法式為主，內部結構卻頗具中式風格，三層三進四合院跑馬轉角樓，瓦頂磚牆，而大門頂裝飾又依英法建築式樣，設有鐘表、「十」字等立體圖形。「大門頂端的羅馬鐘所指，即為大院落成時間。」陪同採訪的小張告訴記者。

錢二官迷宮式的磚拱大院，則設有188道門窗、44個房間、8個大小天井，由任意一個房間都可通過房門、走廊、樓梯通到大院的任何一處。而錢二官迷宮大院頗具當時中原地區建築風格的拱門，朝外一面的斗拱斜向一側，朝內一面的斗拱卻中規中矩，以外斜裡正寓意靠販運煙土發跡的錢家，「雖然在外做的是歪門邪道的生意，回到家卻要堂堂正正做人。」迺薩人「下壩子、走煙幫」發了財，一幢幢傳統四合院和中西式建築拔地而起，佔據了整個山城。倘伴在崎嶇而又曲曲彎彎的迺薩街頭，伴隨尚遺留的近百幢青磚灰瓦的老房子，迎接紅河谷的第一縷霞光，彷彿能聽到當年

的馬蹄聲聲。

## 屋頂方形燈 寄托幾多情

其實，迺薩人的銀元滲透着人和馬的鮮血和汗水。「下壩子」、「走煙幫」的馬幫翻越了數不清的崇山峻嶺，經歷了無數病痛瘟疫的折磨、遭遇過窮兇極惡的兵匪劫掠，無人能夠說清，曾有多少人命喪異國的荒山，多少人埋骨他鄉野壩。

在東門街12號老宅，85歲的楊秋坤老人向記者回憶了當年馬幫出發和歸來的境況。舊時西門樓，是迺薩人迎送馬幫之地，馬幫啟程之時，一群群少婦扶老攜幼，含淚送別，直到隊隊人馬消失不見，仍佇立遠望，淚濕衣襟，久久不忍離去；每當出國的馬幫滿載而歸，歡慶的槍聲、鑼聲、馬鈴聲中，總有葬身異鄉的趕馬人的父母、妻兒動地的哭聲痛徹心扉……

因此，迺薩的屋頂便出現了一道獨特的景觀：除了設置水煙筒標誌馬幫人家外，家家戶戶的屋頂，皆有用磚砌就的方形馬燈，天一黑，留守家中的女人便點燃屋頂馬燈。高高立於屋頂的馬燈高燈遠照，頗為實用而又意味深長：暗夜裡，那一縷燈火是趕馬人回家的指路明燈；而天天按時點亮的那一縷燈火，卻飽含着家中嬌妻對外出趕馬漢子循路而歸、早日凱旋的幾多企盼。



■ 姚家大院歷經7年建成，牆上的羅馬鐘所指時刻即為落成之時。



■ 古老民居在迺薩隨處可見。



■ 迺薩東門古建築群，雄踞迺薩東門，每天迎接着紅河峽谷的第一縷霞光。

# 馬幫走天下 出門漢子多



■ 楊秋坤老人為僑居海外的侄兒侄女一人做了一雙三寸金蓮繡花鞋。

## 古鎮漢子

迺薩男子的人生夢想是從小耳濡目染形成的，對於他們來說，實現「成家立業、置田起屋、為父母養老送終」的夢想，「下壩子、走煙幫」似乎成為唯一而又快捷的路徑。由於地處哀牢深山，既無良田沃土，也無手工作坊，迺薩人只好外出經商謀生。這樣的經商活動在當地被無奈地稱為「下壩子」。

據考證，「下壩子」的迺薩馬幫始於清咸豐三年（1853年），迺薩首個驛馬隊至江城猛野井採鹽並駛運到中老邊境一帶交易，之後的20年間，迺薩馬幫主要來往於迺薩至中老邊境一帶進行駝運貿易。迺薩人出國經商始於清光緒初年，迺薩馬幫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先後開通了直達越南萊州、老撾琅勃拉邦和老撾腹地川曠的

馬幫路。從清咸豐初期至宣統末年的60年，是迺薩馬幫開拓和發展時期，而民國之後，則是迺薩大馬幫縱橫千里的鼎盛時期，又相繼打通了緬甸、泰國的商路。「下壩子」、「走煙幫」漸成迺薩主流時尚。

迺薩男子的人生，大多由「下壩子、走煙幫」開始。在戶數不足300、人口不過2000的迺薩，幾乎挨門逐戶都有年輕男子走馬幫。10歲出頭便隨馬幫趕馬闖天下，走上那條山高水惡、處處荊棘的馬幫路，在迺薩男子中，比比皆是。記者尋訪到的楊秋坤14歲嫁入羅家，新婚不久，丈夫羅正友便隨其父「下壩子，走煙幫」，成就了家族的興旺。而在街頭的烤豆腐攤檔隨意聊起馬幫，攤主也會告訴你，自家的誰誰誰、誰家的誰誰誰，都是當年走馬幫的。

# 無奈兩相隔 「馬幫紅顏」多

事實上，「下壩子、走煙幫」充滿凶險和變數，財源滾滾、富甲一方的背後，也隱藏了許多悲情和哀傷，其中，「馬幫紅顏」十分典型。每當趕馬出門，馬幫漢子都會對嬌妻承諾，多則一冬一春而回，少則一年半載即歸。然而，山遙路險、吉凶未卜，有的趕馬人從此一別音訊杳無；有的甚至客死異鄉，也未能回到家鄉。一個趕馬人的辭世，標誌着一個節婦烈女的誕生；一個趕馬人海外重組家庭，也意味着一個馬幫紅顏的煉成。歲月悠悠、光陰荏苒，迺薩西門樓上，誰也數不清多少時日裡，多少望穿秋水盼君歸，一枕美夢成泡影的嬌妻少婦；多少趕馬人的嬌妻在長年的企盼中蹉跎了大好年華，任紅顏盡成枯槁，愛恨交加撒手西歸。「我一輩子都沒有見過我爹。」現居東門街37

號，65歲的葉應光告訴記者，1948年父親最後一次隨馬幫出走老撾時，母親懷上自己還不足3月。由於種種原因，最終在老撾重組家庭定居的父親，直到1976年辭世，也未了其回家省親的願望。

父親一生未歸，母親楊林仙便成為「馬幫紅顏」。葉應光回憶，19歲便失去生活來源的母親，靠集幫人做針線養活自己和兩個姐姐。「其實，生活的艱難倒在其次，母親一生痛徹心肺的相思之苦，是無盡的等候和守望。」葉應光說。1994年，父親在老撾生育的大兒子和三女兒輾轉打聽到中國媽媽的情況回國省親，當長相酷似父親的異國兒子長腿腳前時，母親彷彿回到了數十年前，一聲「你回來了！」便抱頭啜泣！遺憾的是，隨着歲月的流逝，迺薩的「馬幫紅顏」已所剩不多，葉應光的母親楊林仙也剛



■ 苦苦守候一生的「馬幫紅顏」孤燈守望60年，任紅顏盡成枯槁。剛於兩月前以87歲高齡去世。從19歲至87歲，逾60年的歲月裡漫長的孤燈守望，是迺薩眾多與楊林仙一樣的「馬幫紅顏」一生的夢。

# 販煙獲暴利 金銀珠寶多

## 古鎮金光

迺薩人的致富之路由「下壩子」開始，卻興旺於「走煙幫」。民國初葉，一本萬利的煙土生意興盛，迺薩人擴大合股，將全部資本投入煙幫生意。因怕官家敲詐，又怕土匪搶劫，他們自發地組成「幫子」，有錢的出錢，有槍的出槍，有馬的帶馬，做起了煙土生意。

「迺薩是最早實行股份制的地方。」楊朝偉說。迺薩的股份制以一隊馬幫為一個幫子，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按股分紅，盈虧均攤。因為入股隨意，即便是手工製作的衣服鞋帽、自紡家布也可入股；亦因迺薩馬幫日漸裝備精良、兵強馬壯；更因這樣的股份制度體現了公平，而頗受迺薩人歡迎，就連紡線老嫗、趕馬人的孀婦、鰥寡孤獨，也紛紛入股，坐享其利。

「我曾有4道金箍（戒指）、還有手鐲、項鍊。」楊秋坤老人說，其現今佩戴的金耳環，則是現居美國的幼時玩伴贈送的。「到迺薩來賣的金銀珠寶，都是用擔子挑來的。」楊秋坤這樣描述當時的盛況。舊時迺薩就有「紡線老嫗也有4兩金」的說法。

其實，「金子多」只是迺薩富甲一方的另一種說法。由於煙土生意的暴利，迺薩雖然地處江外邊陲，卻並不顯荒涼，而是盛極一時的江外小香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迺薩這座小山城已充滿西方氣息：順山勢而建的東西南北4條街，在小鎮制高點交匯成十字街，成為最繁華的地段，店舖林立、商賈雲集，狹窄的地段卻分佈着商號10餘家，雜貨鋪數十家；飲食攤點、中西藥舖、縫紉店以及擺地攤的外來商販、煙館、酒館比比皆是；洋貨更是琳琅滿目，洋錠、洋刀、洋油、煤石、法國香水、瑞士手錶、留聲機應有盡有。